

长城万里图·之三

周而复文集

10

逆流与暗流

“逆流与暗流”是周而复的
两篇短篇小说。逆流，
指与主流相反的方向。暗流，
指隐藏在水面下的潮流。
两篇作品，都写于1957年。
逆流，写的是1957年反右
斗争中，一个知识分子在
逆境中的遭遇。暗流，
写的是1957年反右斗争
中，一个知识分子在逆境
中的遭遇。两篇作品，
都写于1957年。逆流，
写的是1957年反右斗争
中，一个知识分子在逆境
中的遭遇。暗流，写的是
1957年反右斗争中，一个
知识分子在逆境中的遭遇。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月为文集

逆流与暗流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周而复 文集 10

逆流与暗流

长城万里图·之三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城万里图. 3, 逆流与暗流/周而复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5

(周而复文集·第 10 卷)

ISBN 7-5039-2524-8

I. 长…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7788 号

逆流与暗流(《长城万里图》之三)

周而复文集 (第 10 卷)

著 者 周而复

责任编辑 蒋爱虹

装帧设计 怀 一 宝 华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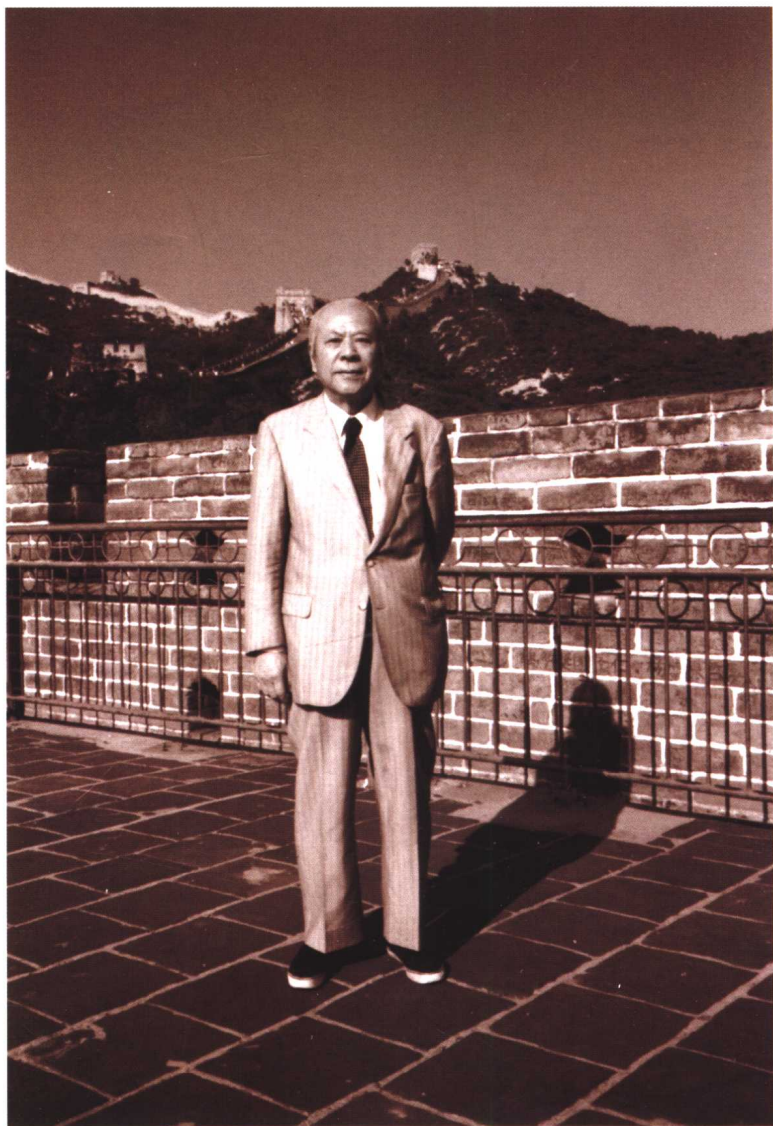
印 张 22.5

字 数 70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524-8/I·1182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1999年8月15日，周而复陪同《长城万里图》日本
译者伊井建一郎教授等登上八达岭长城后摄



稻叶师团长指挥第六师团攻下汉口以后，主力继续向汉口北部前进，只是都城联队（大部分士兵是宫崎县人）两个大队从汉口东北角冲入汉口和汉阳；波田支队攻入武昌。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被敌人攻陷了。

第十一军司令部进驻武昌。

武昌曾经是抗战临时政治军事中心，也是湖北省政府所在地，盛极一时。中国有计划地撤退，大部分党、政、军、民机关迁往陪都重庆去了，少数负责军政人员随着蒋介石去了南岳衡山，继续指挥部队抵抗。现在出现在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眼前的武昌，是一座空城。大街上商店门口和窗户大半用灰色的砖头堵死，街上没有行人往来，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阵萧瑟秋风吹来，卷起街上的尘土和纸片，纷纷扬扬，在空中飘飘荡荡，使得灰蒙蒙的天宇增加一层灰尘的薄幕，虽然是白天下午两三点钟光景，也显得昏昏暗暗，好像已近傍晚了。

冈村坐在汽车里，看到车窗外面冷落荒凉的景色，微微歪过头去，对坐在左边的作战主任宫崎周一说：

“怎么街上看不到一个人？”

“也许怕皇军吧，躲藏起来了。”

“波田支队进入武昌后军风纪怎么样？”

冈村根据他屡试不爽的经验，只要看老百姓对日军的态度，就可以判断所在部队的军风纪，现在可好，一个中国老百姓也看不到，叫他没法判断，不得不怀疑波田支队了。

“发生了一些强奸抢掠事件，但比起第六师团在南京的暴行，可以说好多了。”

“是不是老百姓害怕在武昌出现南京的暴行？”

宫崎的眼光从司机肩头向前面车窗望去，大街上空荡荡的，静寂寂的，只有马路两边的街树给秋风吹得发出沙沙的音响，还有司令部车队经过大街发出的啾啾声。他知道司令官是一位观察十分仔细的将军，他不能信口回答。他东张张，西望望，确实看不到一个行人，当他看到大前方有一尊铜像立在广场上时，像是发现什么奇迹一般，高兴地说：

“那边有一尊铜像，司令官，你看到了吗？”

冈村宁次在“卢沟桥事变”以前，曾经十八次深入中国内地旅行调查，对中国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十分了解，武汉一带他更熟悉。他向左边看了一眼，在铜像后面是一排整齐的二层红砖瓦楼房，楼房前树木扶疏，浓荫蔽地。他说：

“这是中国辛亥革命起义的地方，广场叫做阅马场，那树木后面一排红色楼房是鄂军都督黎元洪的都督府，这尊铜像就是孙中山……”

“我想起来了，孙中山就是孙逸仙，中国第一任大总统，是吗？”

“对。推翻清朝到现在二十七年了，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也有十一年了，经过五次围剿，没有消灭了共产党和红军，又采取了抗日容共的错误政策，现在他们连武汉也保不住了，我们却到了中华民国的诞生地，这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冈村凶横的脸上浮着得意的奸笑。等他看到整个阅马场没有一个人影，连马的影子也没有时，笑容突然消逝，一层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他失望地说：“这儿也没有行人！”

“一个城市被占领初期，总是不容易看到行人，慢慢会有人出现的。武昌原来人就不多，汉口是商业区，还有租界，人一定不少，汉口武昌之间往来的人很多，我相信人一定会有的，也会逐渐多起来的。”

“希望如此。”

冈村从宫崎的话里得到了安慰。

车队向原湖北省政府那边开去。进了大门，先遣部队已经布置好了，冈村宁次下榻和办公的地方，恰巧是原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办公的地方。铃木专职副官安排冈村洗了个澡。洗去一身汗臭，换了内衣，冈村感到浑身舒畅，精神抖擞地走进办公室，去看电报。这些战报太多，有的他已从东京无线电广播中知道了。他看了每一份电报的

报头，大概知道这些电报都是各个师团司令部发来的战报。没有华中派遣军畑俊六司令官的电报，也没有东京来的电报，他感到有些奇怪，顿时想起第六师团攻占黄梅以后，作战主任参谋秋永中佐，通过飞机吊筒（这是日本战争时期与没有机场设施的司令部互相传递信件的办法）传来的那封信上所说的：“历尽艰辛，不惜牺牲，完成占领黄梅使命，军司令竟无任何反应，是何道理？”冈村治军，尽力使幕僚满意，让部下高兴，以鼓励士气，为战争献身。他收到第六师团攻占黄梅的战报，曾马上以军司令官的名义用急电向稻叶师团长拍去了贺电。看到秋永中佐的信，他立即查问报务军官，原来因为有许多“特急电”，贺电被压下，还没有发出去。他于是亲自复函秋永，表示了歉意。进入武昌以后，他就向华中派遣军和东京大本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报告了第十一军攻占武汉的消息，为什么没有反应呢？他这时也有秋永那样不满的心情，但他没有流露，更没有想写信质问畑俊六。像秋永那样鲁莽邀功请奖的事，他是不做的。他把电报卷宗向办公桌子旁边一推，站了起来，走到沙发那儿坐下，望着窗外静寂的灰沉沉的天空，不出一声。

院子里传来了急促的囊囊的皮鞋声，皮鞋声落在办公室门外，停了下来，接着是嘭嘭的敲门声，冈村在屋子里应了一声：

“进来！”

推门进来的是宫崎周一，满脸笑容，手里拿着一封信，匆匆走到冈村面前，恭恭敬敬地把信送给冈村，说：

“畑司令官从九江战斗指挥所送来了嘉奖令。”

冈村坐在沙发上，打开来一看，嘉奖令是这样写的：

贵军麾下之精锐部队，以疾风扫落叶之势，一举攻占武汉，深表谢忱及庆贺之意。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签字）

上级没有反应，冈村希望得到反应，等看到畑俊六的嘉奖令，却也不特别感到高兴，连第二遍也没有看。宫崎却兴高采烈，扬起眉头，说：

“畑司令官对我军十分赞赏，用‘疾风扫落叶’这样的语句。”

“哦。”

“这次友军第二军的左翼兵团，就是第十三师团，对汉口东北方

麻城附近顽敌进行猛烈攻击，不断遭受损失，战况毫无进展。为了减轻第十三师团困境，司令官命令第六师团尽快进入汉口北方平地，到达能威胁第十三师团正面的敌军背后地区。根据司令官指示，要求第六师团务必在十月十七日开始进攻。第六师团伤亡很大，补充兵员尚未运到，看到军司令部的要求，参谋长感到为难，都流了泪。但他们排除万难，按时发起攻势，正好赶上敌军刚要总退却，如果晚一两天，在敌人大量纵队总退却中，就会失去长驱直入的战机，也无法做到如畑司令官嘉奖令中所说的‘以疾风扫落叶之势，一举攻占武汉’！”

“第六师团是我军主力，稻叶师团长应该完成这个任务。”冈村一点也不激动，平平淡淡地说，“如果他们十月十七日不发动进攻，就要贻误军机，要受到处分的。”

“是的。”宫崎望了冈村一眼，司令官脸上没有一丝笑纹，心里有些惊奇：难道司令官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

这时，报务军官送来一份东京发来的电报，宫崎接过来，直接送给冈村。冈村打开电报一看，那上面是这样写的：

第十一军冈村宁次司令官：

庆贺占领要地武汉。转战百里，实跃进百数十里。其间，越过崇山峻岭，渡过大河湖沼，备尝艰辛，顽强战斗，终克顽敌，遂奏伟功。此诚圣上威严，然统帅有方，将士勇武，宣扬吾皇军之威武于天下。应继续压倒歼灭顽敌，愈益扩大战果。值兹向彻底完成本作战目的迈进之秋，遥致庆贺之意，并祝武运长久。

参谋总长 载仁亲王

冈村把电报递给宫崎，宫崎一边看，一边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电报上虽然没有提到宫崎周一的名字，但他感到这里面的嘉奖有他一份，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急切地说：

“参谋总长对占领武汉评价很高呀！”

“评价很高？”冈村只匆匆看了一遍，没有仔细推敲。

“你看：终克顽敌，遂奏伟功。这不是一般的战功，那是伟大的战功！了不起，了不起！”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占领一个战略要地，攻下武汉，算不

了伟功，松井石根大将攻下首都南京才是伟功哩。”

“武汉，实际上是另一个首都，战时首都，国民政府的中央机关都在武汉，蒋介石坐镇武汉，指挥全国部队抵抗。”

“武汉，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指挥中心，不能算战时首都，国民政府已迁都到重庆去了。”冈村谦虚地说，“攻占中国首都南京，不只军事上给敌人打击很重，政治上给敌人打击更重！”

“那是的。”宫崎不得不顺着司令官说，可是他心里并不完全同意，又转弯抹角地表示不同的看法，说：“这次参谋总长用了这样一句话，‘宣扬吾皇军之威武于天下’，司令官，你注意没有？”

“我注意了。”冈村面部虽仍然没有喜悦的表情，内心却充满了愉快的情绪，但他竭力遏制住，不让它流露出来。

“这句话可不简单！参谋总长用这一句话恐怕是第一次，这样赞扬一位司令官恐怕也是第一次吧？”

“攻占武汉，主要是圣上威严。”冈村说到这儿，仿佛经过了二重桥，走进御所，正朝见天皇，立即严肃地并拢双膝，挺直腰板，双手垂下，毕恭毕敬地说：“我不过尽了臣子应尽的职责，也是司令官对天皇陛下应尽的忠心。”

“参谋总长说‘统帅有方’，指的是司令官。”

“下面还有一句话，你忘记了吗？‘将士勇武’，这里面有你，宫崎主任；这里面有第六师团稻叶师团长；这里面有凡是参加进攻武汉的所有前方后方和第十一军司令部的所有将士！这次进攻武汉，各个兵团虽然极为疲惫，但忠诚服从军令，迅速采取行动，我心里充满了自豪和畅快之感。特别是第六师团克服困难，完成战斗任务，不愧为主力师团，使人感奋。”

冈村的解释，把宫崎说得暖洋洋的。但他不明白司令官收到这样崇高的嘉奖令为什么那么平静，心里不免产生疑团，却又不好多问。报务军官又送来许多贺电贺词，像雪片一般纷纷落在冈村的面前。他只是选看了一些重要的，如陆军大臣的、海军大臣的、关东军司令官的等等，除了祝贺之外，还有的报告东京庆祝胜利的各种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有人要举行提灯游行，有人要放焰火。冈村看到这些，不禁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宫崎听到司令官唏嘘之声，更加奇怪了，这次他再也忍耐不住了，脱口问道：

“司令官看到这些嘉奖令、贺电贺词，为什么叹气呢？”

“中国号称‘地大物博’，你知道中国的‘地’有多‘大’吗？”

宫崎歪起头来，想了一下，说：

“准确的数字不知道，听说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

“日本呢？”

“不到四十万平方公里。”

“中国的面积比日本的大二十多倍。皇军占领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许多地区，差不多半个中国，但只是点和线的占领。占领区里还有许多地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部分中央军十分活跃，真正占领区只是大、中城市，出了城市郊区，就不是皇军的了。”

“这是事实。”

“中国号称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我们日本有多少人口？”

“最近没有统计，大概还不到九千万吧。”

“就算九千万吧，五个中国人对付一个日本人，这是一股重要的力量。我们能够轻视中国吗？”

“不能。”

“皇军占领武汉，能够说，我军主力方面的战斗已经完成了吗？”

“远远没有完成。”

“战斗任务没有完成，值得庆祝胜利吗？”

听到冈村最后一句话，宫崎恍然大悟。

“不值得。”

“对付中国这样的大国，不是速决战所能奏效的。在战场上，中国可以回旋的地方太大了。蒋介石虽然丢了武汉，可是他手里还有一百多万兵力，休整补充一下，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还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不断发展扩大，更是要重视的武装力量。”

“司令官真知灼见，令人敬佩……”

宫崎的话还没有讲完，吉本参谋长和后方主任二宫中佐参谋走了进来。吉本在冈村的右侧沙发坐了下来，他问冈村：

“要不要举行攻占武汉入城式？”

“像奉天作战，满洲军总司令部那样的入城仪式吗？”

“规模多大还没有研究，二宫中佐提出，如果举行入城仪式，后方课要预做准备。”

“你看呢？”冈村问吉本。吉本不知道冈村司令官刚才和作战主

任谈话的内容，他倾向于举行，但不知道这位要求严格的司令官同意不同意，他转了一个弯子，说：

“皇军占领南京的时候，松井石根大将倒是举行过入城仪式。”

“那是松井大将的事，我不加评论。”冈村望了二宫中佐一眼，心平气和地说，“战争远没有结束，武汉也不巩固，不到庆祝胜利的时候，第十一军司令部不举行攻占武汉入城纪念仪式！”

二宫中佐向冈村弯腰点头，说：“我明白了，司令官。”

“宫崎主任，我军占领武汉还要扫清外围，才能巩固武汉。你赶紧草拟出一个作战计划来，送给参谋长和我！”

宫崎应了一声：“是。”立即到第十一军作战课去了。

二

宫崎站在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面前，这是冈村宁次从孙传芳那儿偷来的。他从武汉地区向南方和西边望去。根据冈村的指示，既要设法巩固武汉的外围，又要“捕捉歼灭退却之敌”，他的眼光从汉口向南望去：金口、乌龙泉、贺胜桥、咸宁、汀泗桥、蒲圻、临湘、岳阳……他的眼光在岳州那儿停了下来，独自喃喃地说：

“单是占领金口和咸宁还不够，司令官要巩固武汉，必须拿下岳州，这样才可以占领前进阵地，既可巩固武汉，也可以追击歼灭一部分敌人，进而威胁长沙……”

他坐下来，起草一道命令：以第六师团一个有力支队逆长江向岳州前进；以第二十七师团、第九师团和铃木支队向南方的岳州和崇阳追击，相机占领岳州和崇阳。这两路部队出发，必须有相当的军需物资运输补充。他拿着拟好的命令草稿到后方课去了。

后方课设在原湖北省政府的前面右边的一间办公室里，二宫中佐热情欢迎宫崎到来，马上递过来一支日本富士牌香烟，并且用打火机为宫崎点燃。宫崎看到后方课办公室外边也堆着没有打开的食品袋子，羡慕地说：

“你这儿的东西真多。”

“等到前线部队要的时候，东西就不够了。喝点咖啡，吃点心，好吗？”

“打扰你了，实在不敢当。”

“吃的东西倒不缺。”二宫顺便从沙发旁边的茶几上，取了速溶咖啡，倒了两杯，又取了一盒羊羹放在宫崎面前，说：“没有什么好招待我们主任的。”

“有咖啡喝就很好了，再加上点心，更美了！”宫崎喝了一口咖啡，吃了一小块羊羹，说，“有点事情，请你多关照。”

“只要后方课能办到的，我一定效劳。”

宫崎把命令草稿送过去。二宫仔细看了一下，两道眉头拧到一道去了，等了一会儿，才说：

“第六师团、第九师团和第二十七师团，他们刚刚住下不久，又要出击？”

“司令官关心武汉的安全，要巩固武汉，要我拟一个作战计划，我建议必须追击敌人，占领岳州，希望你帮忙会签。”

“我不能在这个文件上会签。”

“为什么？”宫崎满怀着希望走进后方课，见二宫那么热情招待，以为会签一定没有问题，不料二宫一口回绝了。

“在正常情况下，作战课要后方课会签的文件，我都同意会签的。可是这一次有困难。为了进攻武汉，军部后方课做了充分的准备，军需物资都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还没有时间补充；并且武汉和岳州的距离不短，铁路遭到破坏，火车还没有通；公路也遭到破坏，运输困难，物资短缺，我不能负责前线补给。所以，我不好会签。”

“我知道你有困难，特地亲自登门求教。你如果不会签，我这个命令草案就送不上去，即使吉本参谋长同意了，到了司令官那儿，他也会问：后方主任怎么没有会签呀？先送后方主任去会签再批。那时候，也要请你关照。”

“这么一来，我就为难了……”二宫眼眶里噙着一股泪水。

宫崎看他松了口，凑近对他说：

“这个命令草案虽说是我建议的，老实告诉你吧，是我领会司令官的意图草拟的，也可以说是司令官的意图。”

“司令官会批准这个命令吗？”二宫的声音低沉了。

“只要你会签，司令官肯定会批准……”下面还有一句话，你不会签，司令官也要批准，宫崎没有说出来，怕伤了和气。他改口说，“现在要排除困难，坚决追击，占领岳州和崇阳。”

“就怕补给供应不上……”

“责任由我宫崎来负，务请后方课全力以赴。”

“我尽最大的努力，一定照办。”二宫含着泪水，在命令草案上签了字。

宫崎感激地紧紧握着他的手：

“谢谢，一切拜托你了！”

宫崎拿了二宫会签的命令草案，去找吉本参谋长，吉本在司令官那里，宫崎便径自到冈村宁次那儿去了。

冈村宁次这时正和吉本在谈书道：

“……日本的书道历史相当悠久，早在飞鸟时代就出现了圣德太子，奈良时代又有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这样有名的书法家……”

“我喜爱书道，可是历史上著名书法家的作品看得不多。”

“最有名的是平安时代的嵯峨天皇与空海、桔逸势，这是日本著名的‘三笔’，也是三位大书法家，在日本书道史上影响很大。”

“日本著名‘三笔’，倒是听说过，他们的作品却没有见过。”

“这都是国宝，一般不容易见到了。”谈到这儿，冈村的兴致更大了，他说，“讲起书道来，中国还是我们的老师。空海和尚同桔逸势奉命到中国唐朝学习宗教和书法，回到日本，向嵯峨天皇介绍了中国的书道，嵯峨天皇极为赞赏。空海和尚还开设了书道院，培养书道人才。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给日本的书道影响很大。当然，给日本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书圣王羲之，铁划银钩，草隶为古今之冠，笔势飘若游云，矫若惊蛇，令人叹为观止！”

“司令官的书道，受哪一位名家的影响最大？……”吉本原来只是向冈村宁次求墨宝，没想到引起司令官的兴致，谈了一阵书道的历史。

“我是军人，不是书法家，谈不到受哪位名家的影响。军阵事忙，很少闲暇从事书道了。”

“我听说，司令官出征还带着纸墨笔砚，在九江还写过哩。”

冈村像是给人发觉阴私似的，望了站在旁边的铃木专职副官一眼，微愠地说：

“大概有人泄密了。”

“司令官写字的时候，”铃木辩解道，“有人看见的，不用泄密，许多将士都知道司令官对书道很有研究。”

“研究谈不到，兴趣倒是有一些。”

“我请求司令官赐墨宝，”吉本乘机再一次提出他的要求，说，“希望一定答应，随便写点什么都行。”

“写什么呢？”

“这一次司令官指挥攻占武汉，有什么感想，就写点感想吧。”

吉本的建议，引起了冈村宁次进攻武汉前的回忆：他认为有三个不利条件，兵力、地形和酷暑，特别是长江南岸地区山连着山的地形，使他陷于烦恼。一〇六师团突破九江西边庐山西北山麓和鄱阳湖之间狭隘阵地，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号称精锐部队的波田支队、第九师团和第二十七师团，至少需要用一天的时间才能攻下一个山头。第十一军司令部驻在九江的时候，冈村宁次的卧室，一打开窗户，就看到屹立在长江和鄱阳湖之间的巍巍的庐山堵住他进攻的道路，使他愁眉不展。想到这儿，他说：“地形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参谋长，你还记得吗？”

“记得，一辈子也忘不了。”

这时，在吉本的暗示下，铃木已把文房四宝摆好了，倒了墨汁在砚台里，又加了一点清水，把墨磨好；一张日本“月宫殿”的洁白的书法纸也摊开了。吉本伸出左手，向办公桌子上一指，邀请道：

“请司令官赐我墨宝。”

冈村早就看到铃木布置好纸墨笔砚，却装出刚刚发现的神情说：

“哟，纸墨都准备好了，看来非写不可了。”

“有人说，写字是一种休息，武汉已经攻下，正好休息一下。”

冈村缓缓站了起来，慢慢走到办公桌前，站在那儿，拿起日本玉川堂精制品“瑞云”羊毫笔，望着铺在淡灰色毡子上的白纸，想了一想，谦虚地说：

“献丑了。”

“司令官太客气了，今天有机会看司令官临池，感到十分荣幸。”

冈村用笔在一方中国的端砚里蘸了墨，悬腕写了“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十四个大字，然后写了上款，落了下款，从

铃木手里接过朱砂印泥，亲自盖上冈村宁次阴文印章。他放下印章，舒徐地喘了一口气，说道：

“我不愿意把我的书法送人。因为你是我的幕僚长，在进攻武汉的战役中，是我的得力助手，就破例写这几个字，作为纪念吧。”

“回到东京装裱起来，挂在我的起居室里，可以每天看到。这是攻克武汉的纪念，我要作为传家宝永远珍存。”

“那就太不敢当了。”冈村惦念的一个问题，现在又萦绕在他的脑际，他说，“你说，武汉战役已经完成了吗？”

“第十一军司令部已经进驻武昌，难道武汉战役还没有完成吗？”

“作为夺取武汉的战役，可以说，已经胜利完成了；但是如何扫清外围，巩固武汉，还不能说完成。”

“我军已经攻占金口镇和咸宁，武汉外围已无敌踪，巩固武汉，没有问题。”

“还不能这么说吧。我在考虑，是否派主力追击敌人，进一步占领岳州、崇阳一线，你看，怎么样？”

“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桥本在九江透露：大本营的意图，好像占领了咸宁就可以了。”

“我看，不够，应该再前进一大步！”

“这次攻占武汉伤亡很大，九江各个医院都住满了伤兵，瑞昌野战医院也没有空下一张病床，还有不少伤兵继续送到九江和瑞昌。军需物资在武汉战役中消耗很大，需要时间补充。”

“这些困难，都可以克服。”冈村越想越觉得需要追击敌人，进占岳州、崇阳一线。他对铃木说，“把二宫主任找来，了解一下军需品情况。”

铃木刚走到院子里，抬头一看：宫崎迎面走了过来。铃木找到二宫，一同走进冈村的办公室，冈村问过二宫军需品情况，便问二宫如果进攻岳州、崇阳，后方课能否克服困难。这回二宫没有流泪，想到宫崎的建议，反而高兴地笑了：

“司令官，宫崎主任知道，他有个建议。”

“根据司令官指示，我草拟了一个命令，准备送给参谋长看，听说他到司令官这儿来了，正好向你们两位请示。”

宫崎把草案送到吉本手里，他看完了，立即交给冈村宁次。冈村看了草案，十分高兴，宫崎毕竟是作战主任，跟随他很久，知道他

的意图和心情，这个草案和他的想法完全一致，他兴奋地问吉本：

“幕僚长有什么意见？”

“宫崎主任同意了，我当然没有意见。”

“好！”冈村在草案上签了字，批准宫崎的计划，说：“立即命令部队追击敌人，攻占岳州、崇阳！”

三

冯玉祥那天和蒋介石、汪精卫谈话不欢而散，晚上十二点钟就带着随行的二十多位文武官员走进武昌火车站，坐上一节软席卧铺车厢到长沙去了。他们在长沙先看了军队，主要的是注重战斗动作和战斗教练。冯玉祥要军队多实弹射击，练好射击技术。他到营房里看了官兵的伙食，吃的不好，也吃不饱，营养太差；已经快十一月了，还有的官兵没有穿上棉衣，冷得发抖，他心想这样的官兵怎么能打仗呢？他本想马上把看到的情况打电报告诉蒋介石，以设法改善，又一想，刚刚开始看部队，知道情况不多，等多了解一些情况再打电报也不迟。

第二天下午，他要那二十多位文武官员继续了解军队情况，自己到岳麓山去祭奠黄克强和蔡松坡先生的坟墓。他崇敬黄兴先生同孙中山先生一起创造了中华民国，钦佩蔡锷先生于民国元年在云南起义，并在民国四年讨伐要做皇帝的袁世凯。他对蔡松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曾同蔡松坡一起讨袁。他在蔡松坡坟前祭祀，行了三鞠躬礼，脑海里翻腾着往事的波澜。当时护国军三个军总司令，现在还活在世上的只有李烈钧一个人了。李烈钧，这位同盟会的老会员，袁世凯曾以二百万元和晋勋一级为诱饵，想收买他，遭到李烈钧的拒绝。孙中山派张继到江西动员李烈钧发动反袁，李烈钧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宣布独立，通电讨袁，斥责袁世凯“帝制自为，意图破坏共和，为全国之公敌”。当袁世凯称帝的丑剧即将粉墨登场的时候，孙中山要李烈钧绕道河内，在老开等候进入云南。这时，唐继尧犹豫